

·世界文学名著·

The Hunchback of
Notre Dame

巴黎圣母院

[法]雨果/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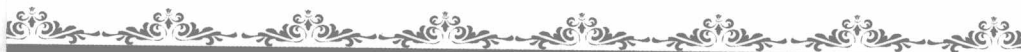
{插图版}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

巴黎圣母院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肖铁宝译;
梅小红改编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7.6
(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80220-146-0

I.巴… II.①雨…②肖…③梅… III.长篇小说—
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2564 号

总策划:  兄弟文化

书 名: 巴黎圣母院

出版人: 田辉

编 著: 梅小红

责任编辑: 梅逸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 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30 千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146-0

定 价: 180.00 元(全套十二册)



前言

经典的名著和童话囊括了人类文化的精髓，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养料，不但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，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个很好的指导。

世界名著，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结晶，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，在我们精心编写的“名人成功励志卷”里，孩子们可以从名人身上学会培养自己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；在“世界文学名著”里，他们可以体味到不同作者笔下描写的不同社会状态，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从中了解了善与恶、美与丑，学会了明事理、辨是非，这种潜在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。

作为孩子们最忠实的朋友，我们为他们奉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：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神秘岛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唐·吉珂德》、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《王子复仇记》、《环游地球八十天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简·爱》，希望孩子们从这份特别的礼物里，能有所收益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	1
第二章	7
第三章	18
第四章	28
第五章	36
第六章	43
第七章	47
第八章	53
第九章	67
第十章	74
第十一章	85
第十二章	93
第十三章	95
第十四章	104
第十五章	113
第十六章	1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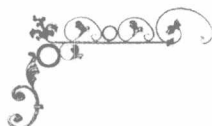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

第十七章	145
第十八章	154
第十九章	158
第二十章	167
第二十一章	172
第二十二章	179
第二十三章	185
第二十四章	189
第二十五章	193
第二十六章	200
第二十七章	212





巴黎圣母院

第一章

1482年1月6日清晨，巴黎教堂大钟齐鸣，惊醒了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的全体市民。这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日。

像往常一样，圣迹剧在司法宫的一张大理石案上演出。一清早，司法宫的四名警官便守住大理石案的四角，每逢节庆或行刑的日子，他们总要在现场监视民众的娱乐活动。

已经到了正午，又过了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，直至一刻钟，还是毫无动静。戏台上一直空寂无声。

人们开始由焦躁转为愤怒，混乱一触即发。一位扮演朱庇特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舞台上，向人们解释说：“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我们将在红衣主教大人的面前，献演这出精彩的寓意剧。等显贵的主教大人一驾临，我们马上开演，现在请市民们再耐心等等。”

“马上开演！”人们大声喊着，“立刻！马上！不然，就吊死演员！吊死红衣主教！”

朱庇特一下子惊慌失措，涂满脂粉的红脸蛋吓得煞白，拿下头盔，频频鞠躬。他战战兢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再等待，会被观众吊死；不等待，会被主教大人吊死，怎么办？

这时，有个年轻人出来向前迈了一步，叫道：“朱庇特！亲爱的朱庇特！”



“谁在喊我？”“朱庇特”仿佛猛然惊醒一样。

“马上开演吧。”年轻人说，“先满足群众的要求。我负责去恳求法官大人，让他去恳请红衣主教大人息怒。”

朱庇特松了一口气。

观众还在嘘他，他立刻高声喊道：“市民们，我们马上就开演！”

有人问年轻人：“今天的圣迹剧好不好看？”

“好看。”他答道，接着又略有些得意地补充了一句，“本人就是剧作者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年轻人微微挺起胸膛，“本人叫皮埃尔·格兰古瓦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从戏台里面传出高低乐器的演奏声，帷幕升起，圣迹剧开演了。

序诗一开始，就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。这使格兰古瓦心荡神驰，沉浸在陶醉之中。这是一位剧作者在人们的专注观赏中，看见自己的思想从演员嘴里——流淌出来时而油然而生的意醉神迷。

这时，一个衣不遮体的乞丐顺着贵宾看台栏的柱子爬了上去，想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若是他不声不响，序诗还可以继续演下去。但此刻他眯起眼睛，现出一副可怜相，声调悲苦地喊道：“行行好吧！”这立刻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。格兰古瓦非常不满，他对演员们吼道：“演下去！”演员听从了他的号令。乞丐讨到钱后也安静下来。

巴黎圣母院

但演出又突然中断，贵宾台的门打开了，有人大声宣布：“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！”

格兰古瓦一向为人温和恬静，恪守中庸之道，所以对红衣主教大人驾临既无怨恨，也不藐视。然而，在那道门为红衣主教大人打开的时刻，格兰古瓦的自尊心，被民众的赞誉之风一吹，仿佛窒息而灭。

主教大人一进场，全场顿时混乱起来。人人都把脑袋转向看台，异口同声地不断呼喊：“红衣主教！红衣主教！”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可怜的序诗无法演下去了。

红衣主教和其他身份显贵的人落座后，格兰古瓦还想从头演，而不少人则高呼“打倒圣迹剧”。

“可以让戏演下去吗？”大法官问道。

“继续演，继续演。”红衣主教说，“我无所谓。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念念日课经。”

于是，大法官走到看台前，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。他高声喊道：“市民们，你们有人要求从头再演，又有人要求不从头演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主教大人命令从刚才中断的地方继续演。”

可是，作者和观众已经对红衣主教都心怀不满。所以续演的效果并不好，演员在说什么，观众也根本听不见。可怜的圣迹剧已经被抛弃一边，谁也不听一句，谁也不瞧一眼。

在一片喧闹声中，红衣主教并不比格兰古瓦好受一丁点，他也狼狈不堪，便推说有事要办，还得去做晚祷，就带



着他的全部随从，提前退场了。他驾到时，全场群众激动不已，现在他离去，谁都无动于衷。

而接下来的是丑人竞赛开始了。整个舞台成了厚颜无耻、嬉戏胡闹的大场所，每张嘴巴都狂呼乱叫，每双眼睛都电光闪闪，个个丑态百出，人人装腔作势，吵吵嚷嚷，狼嚎狗叫。狰狞怪异的面孔，一张接一张展示在市民们面前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至于格兰古瓦，在一阵沮丧之后，对这一切也泰然自若了。

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地动山摇的欢呼声突然响了起来：“愚人教皇选出来了！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四面八方的观众同声喊着，一致欢呼。许多人急忙向小教堂涌去。有人把这位真正的愚人教皇高举着抬了出来。大家一看，惊讶得目瞪口呆：原来这副怪相竟然是他的真面目！

“原来是卡齐莫多！是那个无人不知的敲钟人！圣母院的驼子！独眼卡齐莫多！瘸子卡齐莫多！真想不到！绝了！”

袜商科珀诺勒惊叹不已，凑近前说：“圣父啊！你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的丑鬼。你不但在巴黎，就是在罗马也是配得上当教皇的。”

有人这样说卡齐莫多：“他站立，是个驼子；他走路，是个瘸子；他看人，是个独眼；对他讲话，他是个聋子。唉！他的舌头哪里去了呢？”

这时，所有的乞丐、听差、扒手，都聚集起来跟人们一道，排着队前往司法宫书记室，他们翻箱倒柜，弄来了愚人教皇的纸板皇冠和滑稽可笑的长袍。

巴黎圣母院

卡齐莫多任凭众人的刻意打扮，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，仿佛很顺从而又很高傲。然后，大伙让他坐在一副五颜六色的担架上，愚人帮会的十二名头目把他扛了起来。这支衣衫褴褛、欢声不绝的队伍按惯例先在司法宫各条走廊转一圈，接着开始上街游行。

想不到在上述的整个闹剧中，格兰古瓦和他的剧本演出始终在进行着。演员们在他的督促下，滔滔不绝地朗诵，而他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倾听。不管全场如何喧闹，他毫不在乎，决意坚持到底，相信群众的注意力会再转移过来。

当他看到卡齐莫多、科珀诺勒和愚人帮会那支震耳欲聋的行列吵吵嚷嚷地走出去时，心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，因为不少人迫不及待地都跟着跑了。他想：“好了，所有捣乱的家伙全都滚蛋了！”

不过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幼，他们是因受不了吵闹而留了下来的，还有几个学生骑在窗户上，向广场张望。转眼间，演出场地变得空荡荡的。“这样也好，”格兰古瓦想，“人虽少些，但毕竟是精华，是文化素养高的群众。”

这时一个年轻的捣蛋鬼小约翰突然嚷起来：“瞧！爱斯梅拉达！爱斯梅拉达在广场上！”

这个名字仿佛具有魔力一般，所有的人全跑到窗口，爬上墙头去张望，嘴里反复地叫着：“爱斯梅拉达！爱斯梅拉达！”此时，广场上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鼓掌声。

“爱斯梅拉达？爱斯梅拉达？”格兰古瓦悲哀地合起双手，心中嘀咕着。



正准备上场演出的“朱庇特”也赶去看爱斯梅拉达了。于是，格兰古瓦耷拉着脑袋，撤退而去。他是最后一个才走的，就像一位大将军在英勇奋战之后才撤离一样。

他走下司法大厅弯弯曲曲的楼梯，口中怨声不绝：“这些巴黎佬，全是笨驴蠢猪，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！他们不是来听圣迹剧的吗？却什么也不听！这些巴黎佬口口声声喊叫的爱斯梅拉达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非要弄明白，不然心甘情愿地让魔鬼扒我的皮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肯定是古埃及的咒语！”

第二章

夜幕已经降临，格兰古瓦走出司法宫。他来到河滩广场，十分费力地挤进人堆，走上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围着篝火的观众圈里有一大片空地，里面有位姑娘正在跳舞。

这姑娘是人，是仙女，还是天使？格兰古瓦一时弄不清楚，尽管他是个怀疑派哲学家，又是个讽喻诗人，却被眼前光彩夺目的姑娘给迷住了。

姑娘的身材并不高，但修长苗条，亭亭玉立，显得很高。她的肤色棕褐，不过可以猜想得到，白天看来肯定有美丽的金色光泽，就像安达卢西亚或罗马女子那样。她的纤足也是安达卢西亚型的，穿着秀美的花鞋，显得那么纤巧，那么相得益彰。她翩翩起舞，转圈飞旋，踏着随意掷在地上的一块波斯地毯，那张光



艳照人的脸每次转向你，乌黑的大眼睛就会向你投去闪电般的目光。

周围的人都张大嘴巴、瞪大眼睛凝视。只见她那纯美滚圆的双臂举到头顶，嘭嘭敲着巴斯克手鼓，伴随着舞蹈，那身段修长曼妙，灵活飞动，宛如一只胡蜂，那金光闪闪的胸衣平滑无纹，彩裙翻飞而不时可窥见线条美妙的小腿。秀发乌黑如漆，目光灼灼似火焰，这哪里是凡人，分明是一位圣女！

“毫无疑问，”格兰古瓦心中暗想，“她是一个火精，是一位山林仙女，是一位天仙，是曼纳路斯山的酒神祭女！”

恰巧这时，“火精”的一条发辫松落，一支黄铜簪子掉在地上。

“噢，不对！”格兰古瓦脱口而出，“她是个吉卜赛女郎！”

她重新跳起舞来，从地上拿起两把短剑，把剑尖抵在额头上朝一个方向转动，同时身子则朝另一个方向旋转。果然不错，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吉卜赛女郎。通红的篝火光亮刺眼，欢腾跳动地映在围观群众的脸上，映在吉卜赛女郎微黑的额头上，又向广场四周投射过去，千百张脸被火光映得通红，都凝视着跳舞的姑娘，其中有一张脸看得似乎格外出神。这是一张男人的脸，一副严峻、沉静而阴郁的神情。由于旁边的人遮挡，看不出他的衣着打扮，估计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，但是已经秃顶了，只有两鬓稀稀落落的几绺头发也已花白了。他的额头又宽又高，开始刻出一道道横纹；然而，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，却闪烁着非凡的青

巴黎圣母院

春、火热的活力和深沉的情欲。他那双眼睛死死盯住吉卜赛女郎，就在这个十六岁的少女跳舞、飞旋、为众人取乐的时候，他那沉思凝想的神情越来越阴沉了。一丝微笑和一声叹息，不时在他的唇边相遇，但笑容显得比叹息还要痛楚。

姑娘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她停了下来，观众则兴高采烈地热烈鼓掌。

“佳利！”吉卜赛姑娘喊了一声。

格兰古瓦立刻看见出跑来一只小山羊，它雪白而美丽，灵敏而活泼，神采奕奕，两只角染成了金黄色，四只蹄子也染成金黄色，还戴着金黄色的项圈。刚才它一直蜷伏在地毯的一角，瞧着主人跳舞，格兰古瓦没有注意到它。

“佳利，该看你的了！”跳舞的姑娘又说了一句。姑娘坐下来，将巴斯克手鼓亲热地举到小山羊面前，问道：

“佳利，现在是几月份？”

小山羊竖起前蹄，在小鼓上敲了一下。果然不错，正是一月份。观众不由鼓起掌来。

“佳利，”姑娘翻转了巴斯克鼓面，又问道，“今天是几号呀？”

小山羊又竖起金色的蹄子，在鼓上敲了六下。

“佳利，”吉卜赛女郎再一次翻转鼓面，又问道，“现在几点钟啦？”

佳利便敲了七下，正巧这时，大柱楼的时钟打了七下。围观者都惊叹不已。

“这一定是巫术！”人群中传出一个险恶的声音。说话



的人正是那个死盯着吉卜赛姑娘的秃顶男子。

姑娘仿佛打了个寒噤，她扭头望望。但是观众中又爆发出一阵掌声，淹没了这声哀鸣。掌声甚至从她心灵上完全抹去了那人的声音，因此，她又继续考她的小山羊。

“佳利，在圣烛节游行队列中，城防手铳队队长吉沙尔·大勒米先生，是一副什么模样呢？”

佳利竖立起来，用两只后蹄走路，姿态庄重而斯文，把那个手铳队队长假正经的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，逗得全场的人都开心大笑。

“佳利，”随着表演的成功，姑娘也就更加胆大，她又问道，“王国检察官雅克·夏莫吕阁下，在宗教法庭上，是怎样夸夸其谈的？”

小山羊坐下来，开始咩咩叫，同时晃动着前蹄，动作十分奇特，除了学不出他那蹩脚的法语、拉丁语外，那姿势、那语调，简直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雅克·夏莫吕。

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。

“这是亵渎神灵！邪魔歪道！”秃顶男人又喊了一声。

吉卜赛姑娘再次回过头去。

“哼！又是那个坏东西！”她说，便撅起下嘴唇，做了个似乎是习惯性的撇嘴动作，随即转过身去，托着巴斯克手鼓，开始收观众的赏钱。

大白洋、小白洋、小盾币、鹰币，雨点一般投过来。她走到格兰古瓦面前，突然停下。诗人摸摸口袋，一探到底，发现囊空如洗，只好说声：“真见鬼！”然而美丽的姑娘还是站

巴黎圣母院

在那里，伸出手等待着。格兰古瓦急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。此时他口袋里若是装着一座秘鲁金矿，也情愿掏出来给跳舞的姑娘。可是他没有秘鲁金矿。幸亏一个意外事件替他解了围。

“你还不滚开，吉卜赛蚂蚱。”一个尖厉的声音从广场最幽暗的角落传过来。

姑娘一下子大惊失色，转过身去。这回不是那个秃顶男人喊的，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既虔诚又恶毒。这声叫喊吓坏了吉卜赛女郎，却乐坏了在那里嬉戏打闹的一群孩子。

“是罗朗塔楼的那个隐修婆，”孩子们起哄笑着嚷道，“是麻袋婆在吼叫！大概她没有吃晚饭吧？看看公共食摊上有什么剩东西，给她送点去！”

人们都朝大柱楼拥去。这工夫，格兰古瓦趁跳舞的姑娘慌乱之机，赶紧躲到一旁。听到孩子们的鼓噪，他才想起自己也没吃晚饭，于是朝食摊跑去。可他哪有那些小鬼腿脚快，等他赶到时，食摊连一粒米都不剩了。

没有食物又无处过夜，真是饥寒交迫，如今他的哲学也帮不上忙了。他正在发愁，忽然听见一阵充满柔情而又奇特的歌声，顿时从沉思中醒来。原来是吉卜赛女郎在舒展歌喉。她的歌喉犹如她的舞蹈，犹如她的容貌，极为迷人却又难以捉摸，可以说蕴涵着纯净、激扬、空灵、飘渺。一阵阵美妙的旋律，一阵阵意外的节奏。继而乐句单纯，继而音节轻快跳跃，但音韵始终那么和谐。她那张俏脸的神态，也奇异般变幻莫测，从极端狂放到极端庄严，忽而异常狂浪，